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包公案－龍圖公案 第十二則 石獅子

話說登州管下一個地名市頭鎮，居民稠密，人家全靠河岸築房。全鎮為惡者多，行善者少。惟有鎮東崔長者好善佈施，不與人爭。娶妻張氏，性情溫柔，治家勤儉。所生一子名崔慶，年十八歲，聰明穎達，父母惜如掌上之珠。忽一日有個老僧來家抄化道：「貧僧是五台山雲遊僧家，聞府中長者好善，特來化齋飯一餐。」崔長者整衣冠出，請那僧人入中堂坐定，崔長者納頭便拜道：「有失遠迎，萬勿見罪。」那僧人連忙扶起道：「貧僧不識進退，特候員外見一面。」長者大悅，便令做齋飯款待僧人，極其豐厚。長者席上問其所來，僧人答明：「雲遊到此，要見員外有一事稟知。」長者舉手請道：「上人若要化緣或化齋，老拙不敢推阻。」僧人道：「足見長者善心。貧僧不為化緣而來。即日本處有洪水之災，員外可預備船隻伺候走路，敬以此事告知，餘無所言。」長者聽罷，連連應諾，便問道：「洪水之災何時當見？」僧人道：「但見東街寶積坊下那石獅子眼中流血，便要收拾走路。」長者道：「既有此大災，當與鄉里說知。」僧人道：「你鄉皆為惡之徒，豈信此言；就是長者信我逃得此難，亦不免有苦厄累及。」長者問道：「苦厄能喪命否？」僧人道：「無妨，將紙筆來，我寫幾句與長者牢記之。」寫道：「天行洪水浪滔滔，遇物相援報亦饒；只有人來休顧問，恩成冤債苦監牢。」長者看了不解其意。僧人道：「後當知之。」齋罷辭去，長者取過十兩花銀相贈。和尚道：「貧僧雲遊之人，縱有銀兩亦無用處。」竟不受而去。長者對張氏說知，即令匠人於河邊造十數隻大船。人問其故，長者說有洪水之災，造船避災。眾人大笑。長者任眾人譏笑，每日令老嫗前往東街探石獅子有血流出否。老嫗探看日久，往來頻數，坊下有二屠夫問其緣故，老嫗直告其故。二屠待嫗去，自相笑道：「世上有此等癡人，天旱若是，有什麼水災？」

況那獅子眼孔裡哪討血出！一屠相約戲之，明日宰豬，用血灑在石獅眼中。是日老嫗看見，連忙走回報知，長者即吩咐家人，收拾動用器物，一齊搬上船。當下太陽正酷，熱氣蒸人。

等待長者攜得一家老幼登船已畢，黃昏左側，黑雲並集，大雨滂沱，三晝夜不息，河水湧入市頭鎮，一時間那人民的居屋流蕩無遺，溺死二萬餘人。正因鄉民作孽太過，天以此劫數滅之，止有崔長者夫婦好善，預得神人救之。

那日長者數十大船隨洪水流出河口，忽見山岩崩下，有一初養黑猿被溺不能起，長者即令家人取竹竿接之，那猿及岸得生而去。船正行間，又見一樹流來，有鴉巢在上，新乳數鴉飛不起，長者又令家僮取船板托之，那鴉展開兩翼各飛將去了。

適有灣處，見一人被浪激流下來，口喊叫救命，長者令人接之，張氏道：「員外豈不記僧人所言遇人休顧之囑。」長者道：「物類尚且救之，況人而不恤哉。」竟令家僮取竹竿援之上船，遂取衣與他換。

忽次日雨止，長者乃令家僮回去看時，只見洪水過去，盡成沙丘，惟有崔長者房屋，雖被浸損，未曾流蕩。家僮報知，長者令工人修整完備如前，攜老幼回家。同鄉鄰里後來陸續歸來，十有一二而已。長者問那所救之人願回去否？那人哭道：「小人是寶積坊下劉屠之子，名劉英，今被水沖，父母不知存亡，家計盡空，情願為長者隨行執鞭之人，以報救命之恩。」

長者道：「你既肯留我家下，就作養子看待。」劉英拜謝。

時光似箭，日封如梭，長者回家不覺又半載。時東京國母張娘娘失去一玉印，不知下落。仁宗皇帝出下榜文，張掛諸州，但有知玉印下落者，官封高職。忽一夜崔長者夢見神人說：「今國母娘娘失落玉印，在後宮八角琉璃井中。上帝以君有陰德，特來說與你，可著親兒子去報知，以受高官；長者醒來，將夢與妻子說知。忽家人來報，登州衙門首有榜文張掛，所說與長者夢中之言相同。長者甚喜，欲令崔慶前去奏知受職。張氏道：「只有一子，豈肯與他遠離。富貴有命，員外莫望此事。」劉英近前見父母道：「小兒無恩報答，即是神人報說，我情願代弟一行，前往京都報知，倘得一官半職，回來與弟承受。」長者歡然，準備銀兩，打點劉英起程。次日，劉英相辭，長者再三叮嚀：「若有好事，休得負心。」劉英領諾而別，上路往東京迸發。不一日來到京城，逕來朝門外揭了榜文，守軍捉見王丞相。劉英先通鄉貫姓名，後以玉印下落說知，王丞相即令牌軍送劉英於館驛中伺候。次日，王丞相入朝奏知，仁宗召宮中嬪妃問之，娘娘方記得，因中秋賞月，夜闌，同宮女在八角琉璃井邊探手取水，誤落井中。遂令官監下井看取，果有之。仁宗宣劉英上殿，問其何知玉印之由。劉英不隱，直以神人夢中所報奏知。仁宗道：「想是你家積有陰德。」遂降敕封英為西廳駙馬，以偏後黃娘娘第二公主招之。劉英謝恩，不勝歡喜。

過數日，朝廷設立駙馬府與劉英居住，當下劉英一時顯達，權勢無比，就不思想舊恩了。

卻說崔長者，自劉英去後將近兩月，日夜思量消息。忽有人自東京來，傳說劉英已招為駙馬，極其貴顯。長者遂吩咐家人小二同崔慶赴京。崔慶拜辭父母，往東京進發。不一日來到東京，尋店歇下。次日，正訪駙馬府，那人道：「前面喝道：駙馬來矣。」崔慶立在一邊候過了道，恰好劉英在馬上端坐，昂昂然來到。崔慶故意近前要與相認，劉英一見崔慶，喝聲：「誰人衝我馬頭？」便令牌軍捉下。崔慶驚道：「哥哥緣何見疏？」劉英怒道：「我有什麼兄弟？」不由分說，拿進府中，重責三十棍。可憐崔慶，被打得皮開肉綻，兩腿流血，監入獄中。此時小二在店中得知主人被難，要來看時，不得進去。崔慶將其情哀告獄卒，獄卒憐而濟之。崔慶原是富家，每日肉食不絕，忽牆外一猿攀樹而入，手持一片熟羊肉來獻。崔慶俄然記得，此猿好似我父昔日洪水中所救者，接而食之。猿去，過了數日又將食物送進來，如此者不絕。獄卒見了，知其來由，歎道：「物類尚有恩義，人反不如。」自是隨其來往。又一日，牆外有十數烏鴉集於獄中，哀鳴不已。崔慶亦疑莫非是父所救者，乃對鴉道：「爾若憐念我，當代我捎書信一封寄回我父。」

那鴉識其意，都飛向前。慶即向獄卒借過紙筆修了書，係於鴉足上，即飛去。不數日，已飛到其家，正值崔長者與張氏正在說兒子沒音信之事，忽鴉飛下，立於身邊。長者驚疑，看鴉足上係一封書，長者解下看之，卻是崔慶筆跡，內具劉英失義及獄中受苦情由。長者看罷大哭，張氏問知其故，遂痛哭道：「當初叫你莫收留他人，果然恩將仇報，陷我兒子於縲紲之中，怎能得出？」長者道：「鳥獸尚知仁義，彼有人心，豈得如此負恩之甚？我只得自往東京走一遭，探其虛實。」張氏道：「兒受苦，作急而行。」

次日，崔長者準備行李，辭妻赴京。數日，已到東京，尋店安下。清早，正值出街坊問消息，忽見家人小二，身穿破衣，乞食廊下，一見長者，遂抱之而哭，長者亦悲，問其備細。小二將前情述了一遍，長者不信，要進府裡見劉英一面。小二緊緊抱住，不放手去，恐遭毒手。忽報駙馬來了，眾人都迴避，長者立廊下候之。劉英近前，長者叫道：「劉英我兒，今日富貴不念我哉！」劉英看見，認得是崔長者，哪裡肯顧盼他，只做不見。長者不肯休，一直隨後趕去，不料已閉上府門，不得進去。長者大恨道：「不認我父子且由則可，又將我兒監禁獄中受苦。」即投開封府告狀。正值包公行香轉衙，長者跪馬頭下告狀。包公帶入府中審問，長者哀訴前情，不勝悲感。包公令長者只在廊下居止，即差公牌去獄中喚獄卒來問：「有崔慶否？」獄卒復道：「某月日監下，獄裡飲食不給，極是狼狽。」

包公遂令獄卒散誕拘之。

次日，差人請劉駙馬到府中飲酒。劉英聞包公請，即來赴席。包公請入後堂相待，吩咐牌軍閉上府門，不許閒雜人等走動。牌軍領命，便將府門閉上，然後排過筵席。酒至半酣，包公怒道：「緣何不添酒來？」廚下報道：「酒已盡了。」包公笑道：「酒既完了，就將水來斟亦好。」侍吏應諾，即提過一桶水來。包公令將大甌先斟一甌與劉英道：「駙馬大人權飲一甌。」劉英只道包公輕慢他，怒道：「包大尹好欺人，朝廷官員誰敢不敬我？哪有相請用水當酒！」包公道：「休怪休怪，眾官要敬駙馬，偏包某不敬。今年六月間尚飲一河之水，一甌水難道就飲不得？」劉英聽了，毛髮悚然。忽崔長者走近前來，指定劉英罵道：「負義之賊！今日負我，久後必負朝廷。望大人作主。」包公便令拿下，去了冠帶，拖倒階下，重責四十棍，令其供招。劉英自知不是，吐出實情，招認明白。包公命取長枷係於獄中。次日，具疏奏知。仁宗宣召崔長者至殿前審問，長者將前事奏知一遍，仁宗稱羨道：「君

子重義如此，親子當受爵祿，朕明日有旨下。」長者謝恩而退。次日，旨下：劉英冒功忘義，殘虐不仁，合問死罪；崔慶授武城縣尉，即日走馬赴任；崔長者平素好善，敕令有司起義坊旌之。包公依旨判訖，請出崔慶，換以冠帶，領文憑赴任而去，長者同去任所。是冬將劉英處決。